

楚辞发微

杜庵说诗

魏炯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龄出版社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辞赋学

楚辞发微 杜庵说诗

魏炯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 龄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文湛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辞发微；杜庵说诗 / 魏炯若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

ISBN 7-80178-372-7

I. ①楚... ②杜... II. 魏... III. ①楚辞—文学研究②诗词—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178 号

书 名：楚辞发微 杜庵说诗

作 者：魏炯若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市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375

字 数：170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20.0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杜唐說詩 卷之四



商中璋章莊院花集選家所選諸詩惟柳谷道中作心如嶽色留秦地

逐河聲出高門猶有雄傑之氣然前年首云馬前紅葉已行二馬上體情新殺魂

恍費獨辭殘月店暮程遠宿隔雲村不相持灞陵道中作秦苑落華零

露風灞陵新酒機醅濃稠美零露灞陵醅醅詞不逮身然通音氣息相持秋

日早行平山曉月露華冷一岸野風遠嗚香則許澤格尾聯云行人自是心如火免題許澤感江南十許澤可字清和少子為一解明許澤少子也

走為飛不覺長用口流似欠烹鍊又一驚轉到耳千炬火然心和薛先輩見寄初秋書懷即事之作二十韻夜作心

中火朝為驥上霜亦然蓋用未任人道詞必須自具機軸耳

章數落花云不隨殘雪埋芳草章逐香風上舞筵即饒情致有寄意故也閨河道中

云往來千里路長在聚散十年人不因頗能狀難寫之情嘉祐晚春云花開疑寫花落

似如實而然人之夢時有凌亂不成片段章云睡情如夢夢亦能狀難寫之情且於

春愁亦刻畫入微清河縣樓作頸聯遠水斜牽日脚流則可謂狀難寫之景

章寫身所經之離亂則極深刺而露悅跳注庚子年冬大駕幸蜀後作中

目 录

楚辞发微

离骚发微.....	3
九歌发微	97
九辩发微.....	124

杜庵说诗

卷一.....	157
卷二.....	184
卷三.....	209
卷四.....	233
后 记	259

楚辞发微

离骚发微

绪 论

一、《离骚》的写作时间

要对《离骚》做一点发微的工作，肯定它的写作时间是一个先决条件。

记录屈原生平的权威资料是《史记·屈原列传》（以下称《屈原传》）。《离骚》本身虽是文学作品，也可以起到重要的旁证作用。

《离骚》的写作时间，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在楚怀王时被疏之后。二、在楚襄王时被放逐前夕。根据都是《史记》。

《屈原传》谈及《离骚》的地方，分在两处。一处在被疏后：

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下面用“屈平既讎（黜）”四字，遥接“王怒而疏屈平”句，又继续叙述屈原的历史，到“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屈原既嫉之”。下面紧接着说：

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下面又用“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一段话，遥接“屈原既嫉之”句，又继续写屈原的历史。

根据前面一段，或根据后面一段，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这两种说法，后者，即《离骚》作于顷襄王怒而迁之前夕的说法，在近代几乎成了权威性的意见。但是，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传文“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明白地写在“王怒而疏屈平”的下面，这是前说的明确不过的证据。但在“顷襄王怒而迁之”的前夕，即“屈原既嫉之”的下面，只是说“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并未提顷襄；而且《离骚》全篇，没有一句话涉及怀王死，也没有一句话涉及怀王以后，这又是前说的一个十分明确的证据。

后说的主张者说，前后两处插叙，谈的都是一个《离骚》内容，只是分成两半罢了。这种说法虽然由来已久，但对为什么《屈原传》要把叙述《离骚》内容的话分开放置两处这一问题，还从来没有过满意的答复。须知《屈原传》的后一段插话，即“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一段，并非以叙述《离骚》内容为目的。这一段的插入，是为了说明屈原作《离骚》想使怀王觉悟，由于怀王终不觉悟，才闹到“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前人误解了这一段话的内容，才产生一段话

分开放置两处的错误认识，并又从而产生把《离骚》写作时间后移的错误。

持后说的人，还认为“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是“闻”屈原作《离骚》。但是如前所引，《屈原传》有关《离骚》的两段话，都是插入的，前一段后面紧接着的“屈平既绌”四字，是遥接前面“王怒而疏屈平”。后面一段之后，紧接着的“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也是遥接前面“屈平既嫉之”。这就很明显，令尹子兰所“闻”的是“屈平既嫉之”，而不是“闻”的屈原作《离骚》。

正确的屈原作《离骚》的时间，应当根据《屈原传》：“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句明确的话，定在“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不久。写作时间的决定，对于《离骚》的内容的认识有绝大关系。

二、《离骚》的内容、写作动机和效果

《离骚》的形式虽简单，内容却很复杂，概括说来，即第一，屈原向楚怀王解释他的政治主张和设施的用意；第二，这些政治主张和设施对楚国的关系；第三、控诉谗害他的“党人”对楚国的危害。这些东西，在《离骚》这部文学作品中，就如金之在矿，玉之在石，待人发掘。

了解了《离骚》的内容，屈原的写作动机，就已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屈原由于刚刚被疏，因此才急于为自己辩解。第一，希望怀王能够保留他所建立的已经成为法令的政治设施，不要毁弃；第二，他培养了一批能够执行他的政策的人材，希望能够保留下来，作为楚国政治上的骨干；最后才谈到自己。关于他自己，《离骚》里边谈得很不具体，但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知道，

他是希望留在怀王身旁，作为怀王的顾问的。

从《骚》文中可以看出，当时他的政治设施还没有被废弃，他所荐引的人材，也还没有被斥退，还有万一挽回的希望。这就是屈原写作《离骚》的动机。要是被疏已久，楚国的政治和人事已成新的定局，还这样喋喋不休地讲一些已成为历史的故事，又有什么意思呢？再若是到了顷襄王时代，还在谈隔了一个时代的、三十年以前的事，甚至还在责怪某些人变了节，这就简直要使人骇怪了。

写作动机明确了，《离骚》的探微方向就出来了。

至于效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谈：

第一个方面：屈原作《离骚》的希望落空了。《屈原传》中说：“虽放疏，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这就是落空的证明。司马迁的话，很明显是针对《离骚》后半篇欲往观四荒，又再三地推迟的情况说的，主要是在于说明屈原希望怀王一悟，使楚国“户服艾以盈要”的风俗来一个大改变。所谓“三致志焉”，也主要在后半篇。“虽放流”的“虽”字，应该解作“纵然是”，就是说即使把我放流，我仍然希望君能一悟，俗能一改。但是，怀王由于“不知忠臣之分”，分辨不出忠和奸、善和恶，终于“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第二个方面：《离骚》描绘出了世纪末的楚国上层社会，同时也就典型地反映了整个六国的上层社会。其中最突出的是：“何夙美以骄傲，日康娱以淫游。”这种像夏代的桀一样“纵欲而不忍”。由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来日无多，就不免“且以喜乐，且以永日”（《诗·唐风·山有枢》）。

其次一类是“偃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的人。他

们主张画圆不用规，画方不用矩，也即是说，他们强说不圆才是圆，不方的才是方；他们主张背弃绳墨，也即是说，直的不美，曲的才美。这一类人，敢为大言，妄图欺世盗名，变白为黑，错误地自认为可以横行一世。这是一种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毁弃国家民族的一切宝贵财富的傢伙。

第三类人则为了“贪婪”而“竞进”，为了竞进而“嫉贤”，为了嫉贤而“谣诼”（造谣），又为了达到这一切而“好朋”。“好朋”，即他们有一个上下勾结，左右串联，以达其贪婪目的的政治集团。

这种世纪末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楚国，实际弥漫于六国的上层人物中。控制政权，集中财富，谋害善类，弄得民穷财尽，社会思想混乱，使得六国君主，都免不了和楚怀王同样的命运。从《离骚》中，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楚国（包括六国）破灭原因的第一手资料。

三、《离骚》的男女主题

《离骚》的男女主题，历来就引人注目。

汉朝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已经提出了这一点。东汉王逸在《离骚序》里说得更具体：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灵修、美人，以媲（比）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不过，刘安仅仅是提出了问题，王逸也只是进一步说明了这是比兴。对于男女主题这一点，却是存而不论。

楚民歌多是男女主题。《九歌》是祭神的歌词，尚且使用

男女主题；《离骚》的创作，发展了楚民歌，连它的男女主题一起吸取，一起发展，变男求女为女求男。宋朝朱熹的《楚辞集注》，在“夫唯灵修之故也”下注说：

灵修，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托词以寓意于君也。

看来宋朝人已经发现了《离骚》用女求男为比喻这一事实。

《离骚》女求男这一男女主题，用第一人称女。女说自己既有“内美”，又能“好修（喜爱修饰）”，并以这“好修”的好习惯要求所爱的男子，为这男子设置“四辅”（“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王逸注：“奔走先后，四辅之职也。”），用来辅助并约束这男子的行动。可是，这个男子认为此女对他的约束（“靽羈”）使他很感不便，因此，和此女争宠的其他女子的谗言，就得到乘隙而进的机会。她们进谗说：这女子的装饰太不时髦，画的眉又太妖淫（“蹇吾法乎前修兮，非时俗之所服”，“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男子听信谗言，毁弃旧约，另结新欢（“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这就是《离骚》前半篇所叙述的基本事实。

后半篇说，这个被遗弃的女子，更重新整顿她所佩带的香草（即被人毁谤为不时髦的装束），准备去“往观四荒”，到各地去寻求和自己这种修饰主张相同的人。她的亲姐姐知道了，责骂她顽固，不能随和。这女子就去请求舜给她判断是非。舜的判断说，她所行的是“中正”。因此她决定出发去“往观四荒”。

可是，临行她又改变了主意，借口说天太晚了，要稍停一停，再作最后努力，希望挽回爱情。她去请了许多有名人物替

她向男方疏通；可又全被争宠的人所阻挠，不得和男方见面。这一来，她已经是不得不走了。

可是，她又放心不下：竟自没有一个能了解她主张的的美的标准的女子留在国内，因此想趁这时在下一代妇女中深入寻求一次。结果又全遭失败。

可是，她还不愿意立即起程。她想，自己本来就是不忍离开楚国的，但是周围环境又实在难于忍受。怎么办呢？人事已尽，且听听天命吧！就去请巫师灵氛替她占卦，请求神为他决定出国去是否吉利。灵氛占了卦，说：“吉！”

可是，她仍旧在犹豫。灵氛为了使她相信，又替她降巫咸神，告诉她吉的缘故。她在神灵的感召之下，自己也作了反省：风俗已经大变，自己既不愿放弃自己的美的理想去迎合不合理的风尚，留在楚国也就毫无用处。经过反省，才最后下了决心，准备远行。

准备好粮食和车马，拟定了所走的路线，派出了打前站的人马，到指定的地点等待。自己则在饯行的筵宴上，听歌看舞，以消遣离别之忧。

最后上路了。驾着八头龙马（马八尺以上为龙），乘着有画云的旗帜的车子飞上太空。这时，御车的仆夫在悲哀，驾车的马也在怀恋故土，仆和马都蜷跼着头，去回望那将要与之永别的家乡，忘了前进。

这就是后半篇所表现的，屈原再三不忍离开自己生长的楚国的感情。

《离骚》由于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兼之正喻夹写，很不易理出一个线索。而男女主题却是一根自然的线索。理着这一条线索，文章的结构、内容，正喻夹写的方法，以及后半篇的“翻空”“出奇”，都可以收到振裘挈领的效果。

四、《离骚》的名义

《离骚》这个命题的含义，主要的说法有二。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见《楚辞章句》附录）

《史记索隐》引应劭曰：“离，遭也，骚，忧也。”这是误以班固说强加于司马迁。王逸《离骚序》说：“离，别也；骚，愁也。”这个解释和司马迁是一致的。古代人训诂的成例是，常训不加解释。司马迁只解骚字，就是说离字是离别的常训。《离骚》说：“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上句言离，下句言忧，这就是屈原在文章中自己点题。离别楚王之忧，既概括了《离骚》全文，又突出了屈原自己的写作动机。

班固训《离骚》为“遭忧”。“遭忧作辞”，就仅限于抒写一己的穷愁。这只能是班固本人的思想。他先这样曲解题义，然后就根据他的曲解来提出批评，说屈原“露才扬己”，“强非其人”（《离骚序》，见《楚辞补注》）。班固这一论点，也有根源，那就是汉朝扬雄的《反离骚》：“知众嫫之嫉妒兮，可必扬累之蛾眉”（嫫，美貌，音户；累，枉死之名，音雷）。这是秦汉以来封建权力愈集中，统治者愈不可触犯以后的思想反映。屈原作《离骚》，使人讽诵（《文选》五臣注、刘良有此说），意思当然在于使王闻之。楚怀王在当时，并没有感到触犯，而汉朝的杨、班二人却感到了触犯，可知他二人的思想是够不上了解屈原的。而屈原所斥责的“量凿正枘”，“周容为度”，却正是他们这样的人。

近代有人解《离骚》为“牢骚”，就意义的内涵看来，还是属于班固说的一系。

五、《离骚》的源和流

《离骚》的文艺形式来源于楚民歌，这是毫无异议的。不过民歌都是小唱，被屈原扩展成了大篇。

至于内容，我认为应出于周诗中谈政治的雅诗。淮南王《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就是说的《离骚》出于周诗。《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这首诗是《诗经》三百篇里所没有的逸诗，但是楚右尹子革却能背诵，由此可以知道楚人重视周诗。《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对答楚庄王问教育太子的问题，就有“教之诗”的建议。可以知道楚王的上代就曾经用诗教太子。不过所教的诗，当然不是现在看见的周诗三百篇，不过周诗也肯定是包括在里面的。楚国君臣都重视周诗，确有踪迹可寻。

屈原熔铸楚歌与周诗而自铸伟辞，这是《离骚》的源，但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源，就是楚国的社会。屈原生当秦国国力上升、六国国力下降的大转变时期，又亲身经历了楚国政治社会大动荡的剧烈斗争。《离骚》描绘了此一斗争，从而显现了楚与六国之所以衰落、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从历史总结中展示出国家兴与亡之不同的道路，明示楚国前途的两种选择。其论据虽限于封建及其前之社会现实，然以善于总结之故，其意义乃更广大。

屈原以后的作者，例如宋玉，在技巧方面未始没有发展，而于内容，则不免“量凿而正枘”或“保厥美以骄傲”。司马迁在《屈原传》里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

直谏”，也即是谈的这一情况。《楚辞》这一文章体裁，竟自成为屈原一出，即至高峰；屈原一死，渐入衰亡。主要的原因，只怕在于封建统治愈巩固，文人的思想水平愈下降。高峰在前，后无可继，自然就只有走向衰亡。

六、《离骚》的形象思维

毛泽东 1956 年《与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梁朝的刘勰认为“比显兴隐”，即是说：比、兴在运用形象以表达作者思维方面，是相同的；只不过一显一隐，因而有了不同的两个名称罢了。

在《诗经》这部东周时代（前 770～前 256）的诗歌总集里，比兴已大量出现（所传周代以前的诗不尽可靠），到《离骚》达到高峰。《离骚》全篇，纯用比兴写成。前文“男女主题”一章，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一情况。《离骚》的后半篇，把千愁万恨只是为了楚国这一点意思，用形象的手法描述出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一篇大作。

这里只准备谈一个“美人香草”的比兴问题，和一个“奇正还相生”的正喻互换地位的问题。

“美人”一词，在《离骚》只一见。自汉以来都说是比喻君主；细察文理，实际是屈原自指（近人刘永济《楚辞通笺》也持这一论点）。前人所说“美人香草”的美人，可能是指的宓妃、佚女之流。这里就只谈“香草”。

《离骚》里显现的屈原形象，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他头上戴的是香花所制的岌岌高冠，身上披的，腰间佩的，全是香草香花。事实上还不止此，他饮的是花露，食的是菊的落花，连拭去泪痕用的，也是香草：